

蔡正隆的證詞¹

本人今天來此作證，心中交織著恐懼和憤怒之情。我恐懼，因為我知道我一旦出來作證，國民黨對我本人及家屬(尤其在台親屬)，會採取報復行動。可是，在另一方面，每當我想起我的朋友陳博士這樣的好人，無辜遭受謀害，心中即感到憤恨不平。這段不平，讓我敢在這裡不顧國民黨的脅迫，站起來說話。

我很感謝大會給我機會，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陳博士的生平為人；我也將報告本人對其橫死的看法，以及本人及家屬在美國遭受國民黨特務迫害，乃至於在台親屬亦不斷遭受特工人員騷擾、威脅的情形。同時，我也想藉這個機會，表達個人對台灣未來政治前途的看法。

首先，讓我介紹一下我自己。我的名字叫 **Robert Tsai**，爲了讓國民黨特務辦事方便起見，我也公佈我的中文姓名。我叫蔡正隆，生於台灣。我的父母親和祖父母，也都在台灣生長。一九六七年，負笈來美，進入南卡羅里那大學攻讀。自一九六九年至七二年，我轉學至卡內基美隆大學機械工程學系，並得博士學位。我曾在四家美國工程公司服務過，前後在匹茲堡地區共住了十一年。

我認識陳文成博士，是在一九七八年九月，匹茲堡地區舉行的一項集會上。由於我們先後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就讀，彼此對球類運動，以及台灣的人權狀況有共同的喜好，也抱持相當的關懷，很自然地，我們很快成了莫逆之交。

據我所知，陳博士本人相當誠實、週到、聰明而直爽。他很喜歡家人；對台灣同胞也相當熱忱。平常，在我們的談話裡，他即不時對省議員林義雄高堂及雙胞女兒慘被謀殺，感到憤慨不平。

陳博士非常熱愛台灣。儘管他在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學術教育工作，相當穩定，他還是不時向朋友表示，有意返回台灣，服務桑梓。

¹ 1981年7月30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，舉行陳文成命案第一次聽證會，由該組主席索拉茲主持。蔡正隆、陳唐山、塞爾特校長及美眾議員李奇應邀出席作證。本文爲蔡正隆於該次聽證會之證詞。

本文出自《陳文成教授紀念專集》，於1982年7月，陳文成教授遇害一週年出版。原文刊於1981年8月11日《台灣公論報》第3期。

「陳文成不會自殺」

爲此，我對於他暴死於台灣，感到吶悶不解。台灣官方稱，陳文成係因警總約談後，畏罪自殺而死。我個人對台灣官方的說辭，極不同意。理由是：

一、我深知陳文成的爲人。他意志堅定；個人前途，家屬及親友，亦皆完整無缺。他沒有理由，走上自殺一途。

二、據我所知，他對台灣官方所謂的「犯罪」行爲，根本一無所懼。他一向言行清白，根本沒有可能犯法。難道說，他在美國對台灣違反人權的措施，提出批評，即構成「犯罪」行爲？

三、國民黨特務人員曾脅迫陳文成夫人簽署一份文件，表示她曾在陳文成死後當晚，看過陳文成。但爲陳文成夫人所拒。

四、從官方的驗屍報告，我敢說，陳文成是被酷刑絞死的。

我認爲，陳文成是被謀殺致死的。他可能在刑訊期間，跟特務人員爭辯，致使後者惱羞成怒，下手打死。爲了掩蓋罪行，特務機關才捏造各種自相矛盾的理由，對外宣佈說陳文成自殺死亡。

陳文成博士以及林義雄家屬命案，反映出國民黨企圖用恐怖手段，威嚇及控制海內外台灣人的本質。他們的手法，無所不用其極。我個人及在台親屬，即親身體驗過類似的恐懼、威嚇。今天我站出來作證，我本人及全家大小很可能在某一天，也會遭受謀害。

「受蔣特威嚇經歷」

底下我想就個人親身經歷，向各位報告國民黨特務怎樣威嚇、迫害台灣人民。

一、一九七六年十二月，我曾返台，探視雙親。我在台灣三個星期間，特務人員倒沒有對我找過麻煩。然而，到了七七年二月，家父卻來信說，情治單位曾派人向其約談，詢問我爲何返台？在台灣做些什麼事？看過什麼樣的人？

二、一九七九年一月，台灣同鄉會按往例，舉辦新年團聚。在聚會當晚，我曾向

與會同鄉遊說，請他們簽名寫信給卡特總統。一則表示衷心支持中美建交；另一則是促請卡特總統，尊重台灣人建立民主、獨立自主的意願。

我在大會講完話後之後，有一名眾所週知的國民黨線民莊明家，立即當眾向同鄉發出警告，不要在信上簽名；他說，他曾向蔣經國一再說明，同鄉會絕不捲入政治活動。又說，誰在信上簽名，就可能被列入「黑名單」；且護照延期將不得加簽。

莊氏向大會同鄉發表上述警告之後立即走到我這邊。當時，內人及數名同鄉也在座。莊氏告訴我說，我之所以未能返台參加國建會，乃是因「當地中國人」不喜歡我的緣故。莊氏所謂的「當地的中國人」，亦即國民黨在匹茲堡地區的負責人員。此外，他也向我表示，國民黨派駐在地的線民，一個月生活補助費，並沒有像我所宣佈的四百元美金那麼多。

在這之前，我從未在公開場合，批評國民黨非法、不人道的活動。我所做的，只是盡我所能，贊助同鄉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而已。

「在台親屬受騷擾」

三、一九七九年四月，家父轉告我說，近來時常遭受特務人員的騷擾；我寄回去的信件，經事先被特務拆開，然後再予送回。特務也要求家父寫信給我，要我注意言行，免得家人無端再受騷擾。

四、幾乎所有同鄉都知道，任何人只要發表不為國民黨所喜的政見，將來申請延長護照期限以及返台省親，都會受到各種刁難。自從七〇年代早期以後，所有留學生出國之前，都要參加教育部舉辦的「出國講習會」，告誡學生不得參加同鄉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。

五、一九七一年九月，內人和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，排隊等候註冊時，剛好瞥見一名新來的留學生。我立即趨向前去，向他表示這裡有同鄉會，將來有任何問題，可找同鄉代為幫忙解決。不等回答，這位新同學臉上立即呈現驚慌狀，旋即稱，他有我的電話號碼，有事自會找我。說完之後他立即掉頭離去。

後來，我們總算因參加同鄉會的種種活動而有進一步交往。有一天，他才大聲開

玩笑地對我說，「每一位台灣人都是台獨份子。」

六、一九七二年九月，我曾邀請匹茲堡地區新來同鄉、留學生到舍下小聚。有一些學生知道我是同鄉會會員之後，臨時藉口迴避，不敢應邀。

七、一九七三年至七四年間，有一些我認識的學生對我說，留學生彼此在閒談之間，隱然已將我列名為「大台獨。」

八、七四年六月，家母突患心臟病。家父來信表示要我返家，見見家母最後一面。但我實在怕得要命，不敢返台。

我對於國民黨不斷殘害人權，頗感痛心。目前，我雖然已入籍美國，但仍不時感受國民黨特務壓力的陰影。有時我還不免懷疑，美國政府能夠保護公民，享受基本人權嗎？

「台灣獨立自主」

最後，我想談談個人對台灣未來政治前途的看法。我認為，台灣的未來，應由在台居民自由抉擇。台灣人民長期以來，一直未能享有基本人權。台灣人民也從來沒有機會，選擇自己的政治結構。我知道，台灣人民日夜所思的，仍是一個獨立、自由、民主的政體。

如果台灣能在自由選舉、不受政府干擾的情況舉行全民投票，我敢說，台灣人民一定會贊成讓台灣成為獨立而民主的國家。

我們都知道，國民黨口口聲聲說台灣是中國一部份。但我要反問的是，台灣人民有沒有機會，表達他們內心的願望？沒有！台灣人民從來沒有表達自己願望的機會。我相信，一旦給予機會，台灣人民所選擇的，既不是國民黨政權，也不是中共政府。台灣人民這股要求獨立自主的心聲，可由最近爆發的中壢事件及高雄美麗島事件，明顯清晰地，表露出來。